

台灣當代美術議題初探

王庭玫／輯

圖片取自「台灣當代美術大系」

▼楊茂林〈遊戲行爲·握與手〉(1987年,油畫)



政治◆權力

■尤傳莉

自古以來，政治便不斷想要爭取藝術的認同，藝術有時也參與政治的操作。兩者的距離和相互關係，隨著時代與社會環境的不同，或遠或近、或敵或友。一九八七年正式解嚴後，在內外環境的巨變下，台灣社會可以說經歷了史上社會衝突最頻仍也最熱鬧的時代。而藝術家也在這二十年中，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。中生代藝術家見證了一頁血淚斑斑的民主抗爭奮鬥史，勇於發言；而在六〇年代末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藝術家，沒有太多的歷史包袱，也認真用他們新鮮的眼睛旁觀，唱出自己的歌。

走過街頭運動狂瀾的九〇年代，台灣百年來的崎嶇民主路，可以說，直到這一代，享受到了空前的民主、自由和富

裕，當政者也才終於把視覺藝術的舞台，還給了藝術家們。這不單是歷代藝術家努力的結果，也更是全台灣所有人民們奮鬥掙得的。然而，政治對視覺藝術的控制手段，當然從來就不只是粗暴的高壓而已。楊茂林九〇年代的作品中早就一再提醒，執政者的統治手段，不但有棒子，更有胡蘿蔔。在威權政治走入歷史之際，藝術家們該如何抗拒胡蘿蔔的誘惑，堅持藝術的自主性，可能是往後需要深思的問題。

量化◆質變

■簡子傑

在那裡，實用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。「量化」或「質變」，是對某種改變中狀態之描述。量化／質變還意味著不同藝術形態間的對比，由於它們是這麼專注於「改變中的狀態」，而非物件式的結果，以致量化／質變的藝術，絕不會因為任何可見的視覺形象，而終於可為圖像學

（ontology）詮釋所捕捉，毋寧說，它們是一種亟欲後設地闡明作品內在結構的藝術類型。

在台灣的量化／質變藝術中，我們可以觀察到類型間滑移的趨勢，相較於其他那些始終固著於一特定範疇的藝術類種，我們發現量化／質變的藝術家們由不同的進路，在不同的時間點切入進類型滑移的領域。他們有的深深陷溺在這種新類型帶來的未來式的期許中；有的只在其藝術執業的初起階段，短暫而激烈地演練了這些轉換，而後轉向別的目標；有的在這最激烈的排除行動中，甚至將自我割裂為兩個互不相讓的主體，以形式為賭注，他們意圖逼臨一個僅是藝術又不得不其他者化的嚴酷境地；有的輕鬆地透過這些更知性的思考，借力使力地，在量化／質變已建立起的階梯上繼續新的探究；當然，也有的只是停留在它最為表面的部分——極簡很容易呈現為一種時尚。

(五)



▲邱學盟〈馬路上的白色油漆〉(1993年,白色油漆)